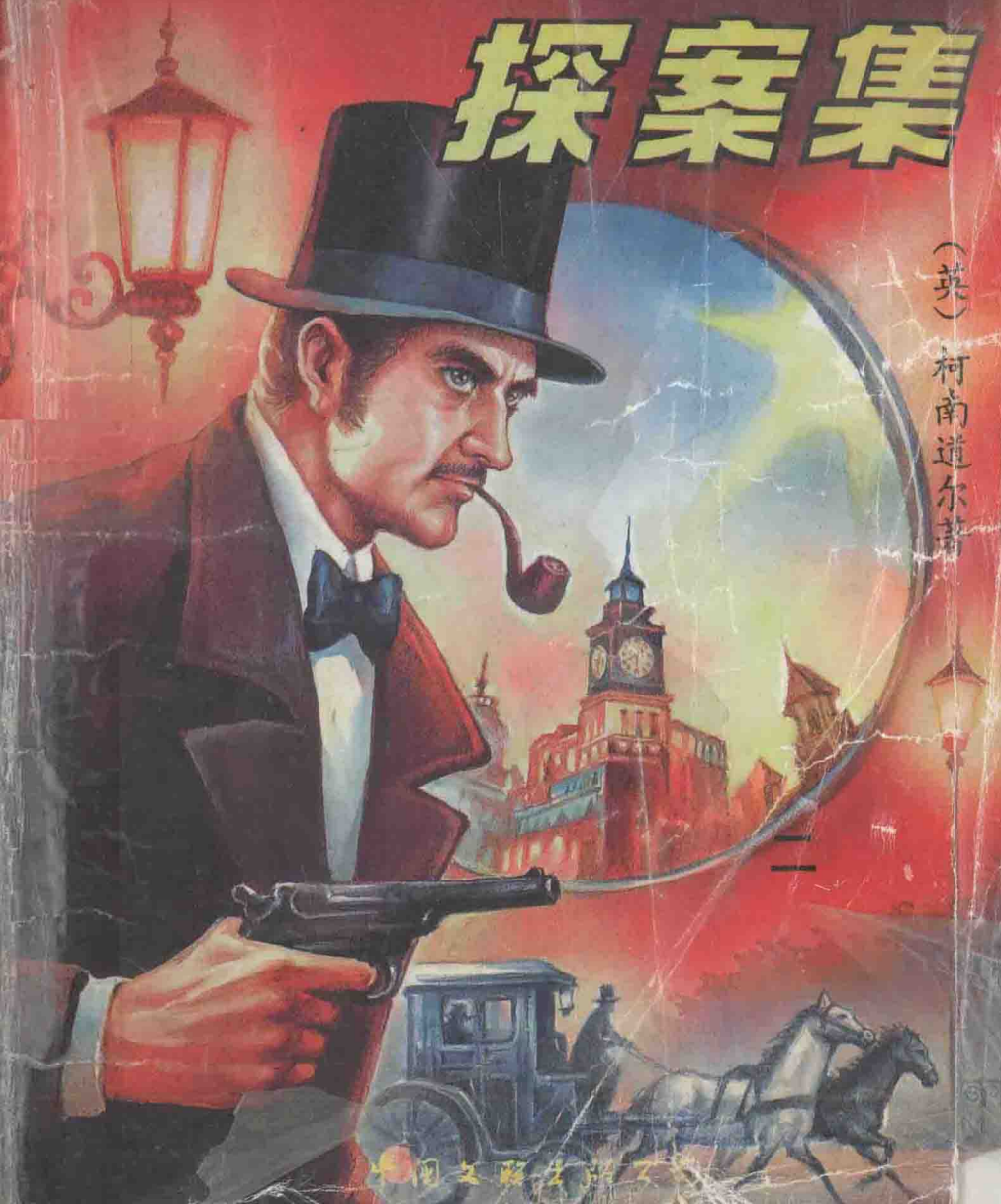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文学名著

福尔摩斯 探案集

(英) 柯南道尔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福尔摩斯探案集

(二)

卓越 编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福尔摩斯探案集 (二)

卓越 编译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湖北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2.875 印张 7 插页 285 千字

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刷: 1—5000 册

*

十二 沼地的惨剧

我屏息在那里坐了一两分钟，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。后来，我的神志清醒了，也能够说话了，同时那极为沉重的责任象马上从我心上卸了下来。因为那种冰冷、尖锐和嘲讽的声音只可能属于那个人。

“福尔摩斯！”我喊了起来，“福尔摩斯！”

“出来吧！”他喊道，“请当心你那只左轮手枪。”

我在粗糙的门框下面弓着身，看到他在外面的一块石头上坐着，当他看到我那吃惊的表情的时侯，他那灰色的眼睛高兴得转动起来。他显得又瘦又黑，可是清醒而机警，他那机灵的面孔被太阳晒成了棕色，被风砂吹得粗糙了。他身穿苏格兰呢的衣服，头戴布帽，看起来和任何在沼地上旅行者完全一样，他竟还能象猫那样的爱护着个人的清洁，这是他的一个特点，他的下巴还是刮得光光的，衣服也还象是住在贝克街时一样的清洁。

“在我的一生里，还从没有因为看见任何人比这更快活过。”我一边摇撼着他的手一边说着。

“或者说比这更吃惊吧，啊？”

“噢，我只得承认吧。”

“其实并不只是单方面感到吃惊呢。我跟你讲，我真没有想到你已经找到我的临时藏身之所了，更想不到人已经藏在屋里了，直到我离这门口不到二十步的时候才发现。”

“我想是由于我的脚印吧？”

“不，华生，我恐怕还不能担保能从全世界的人脚印里辩认出你的脚印来呢。如果你真的想把我蒙混过去的话，你就非得把你的纸烟换牌子不可，因为我一看到烟头上印着‘布莱德雷，牛津街，’我就知道了，我的朋友华生一定就在附近。在小路的边上你还能找到它呢。毫无疑问，就是在你冲进空屋的那个紧要关头，你把它扔掉的。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我想到了这点，而又熟知你那值得佩服的、坚忍不拔的性格，我就准知道你在暗中坐着，手中握着你那支手枪，等待着屋主人回来。你真的以为我就是那逃犯吧？”

“我并不知道你是谁，可是我下定决心要弄清这一点。”

“好极了，华生！你是怎样知道我的地点的呢？也许是在捉逃犯的那晚上，我不小心站在初升的月亮前面被你看到了吧？”

“对了，那次我看到你了。”

“你在找到这间石屋以前，一定找遍了所有的小屋吧？”

“没有，我看到了你雇用的那小孩了，是他指给了我搜寻的方向。”

“准是在有一架望远镜的那位老绅士那里看到的吧。最初我看到那镜头上的闪闪反光我还弄不清是什么呢。”他站起来朝小屋望了一眼，“哈，卡特莱又给我送上来什么吃用的东西了，这张纸是什么？原来你已经到库姆·特雷西去过了，是吗？”

“对了。”

“去找劳拉·莱昂丝太太吗？”

“就是啊。”

“干得好！显然咱俩的钻研方向是一致的，但愿咱俩的钻研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“这件事是毫无疑问的。他们常见面，常通信，彼此十分了解。现在，这一点已使咱们手里多了一件有力的武器。只要咱们用这一点对他妻子进行分化……”

“他的妻子?!”

“我现在供给你一些情况，来酬答你所供给我的一切吧，那个在此地被人称作斯台普吞小姐的女士，实际上就是他的妻子。”

“天哪，福尔摩斯！你说的是什么话呀！? 那他怎么又会让亨利爵士爱上她呢?”

“亨利爵士的堕入情网，除了对亨利爵士本人之外对谁都不会有害处，他曾经特别留意避免亨利爵士向她求爱，这是你亲眼看到的。我再说一遍，那位女士就是他的妻子，而不是他的妹妹。”

“可是他为什么要搞这一场煞费苦心的骗局呢?”

“因为他早就看了出来，让她扮成一个未婚的女子对他要有用得更多。”

我的全部猜测，我那模糊的怀疑突然变得具体起来，并且全部集中到生物学家身上了。在这戴着草帽拿着捕蝶网的、缺乏热情和特色的人身上，我好象看出了什么可怕的东西——无限的耐性和狡黠，一副佯装的笑脸和狠毒的心肠。

“那么说咱们的敌人就是他喽，在伦敦尾随咱们的也就是他喽?”

“我就是这样看破了这个谜的。”

“那个警告一定是他发的喽?”

“正是。”

在我心头萦绕已久的，似有似无、半是猜想的一桩极为可

怕的罪行已在黑暗之中隐隐约约地现出来了。

“可是这一点你敢肯定吗，福尔摩斯？你怎么知道那女人就是他的妻子呢？”

“因为在他第一次和你见面的时候，曾经不由自主地把他身世之中真实的一段告诉你。我敢说，从那时以后，他曾不止一次因此而感到后悔。他从前曾在英格兰北部一度作过小学校长，现在说来，再没有比一个小学校长更容易被人调查清楚了，通过教育机关就能弄清任何在教育界里工作过的人。我稍微调查了一下，就弄清了曾有一所小学，在极为恶劣的情况下垮了台，而学校的主人——姓名可不相同——和他的妻子就不知去向了。他们的相貌特征与咱们在这时所看到的都符合。当我知道了那失踪的人也同样热衷于昆虫学之后，鉴别人物的工作就算是完满结束了。”

黑幕已逐渐被揭了起来，但大部分真相则仍在隐秘之中。

“如果这个女人真是他的妻子的话，那么怎么会又插进来一个劳拉·莱昂丝太太呢？”我问道。

“这正是全部问题之中的一个，而这个问题已被你的探察工作揭示出来了。你对那位女士的访问已使情况明朗了许多。我没有听说过她和她的丈夫想要离婚。如果她确曾计划离婚，而又把斯台普吞当作未婚男子，那她无疑地会要想到作他的妻子了。”

“可是，如果她弄清了这骗局呢？”

“啊，那样的话，这位女士就可能对我们有用了。当然，我们首先就应该去找她——咱们两人明天就去。华生，你不认为你离开了自己的职责已经太久了吗？你本应该是呆在巴斯克维尔庄园的啊。”

最后的一抹晚霞也在西方消失了，夜降临了沼地。在紫色的天空中，闪烁几颗半明半暗的星星。

“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福尔摩斯，”我一边站起来一边说道，“当然了，在你我之间是无需保守什么秘密的。他这样作是什么意思啊？其目的何在呢？”

福尔摩斯在回答的时候，声调都放低了：

“这是谋杀，华生，是件深谋远虑、残忍已极的蓄意谋杀。别再问我细节了。正如同他的那面网围着亨利爵士一样，我的网正紧紧地罩住了他，再加上你的协助，他几乎已经是我的囊中物了。我们所担心的危险只剩了一个，就是说不定他可能在我们采取行动之前先下手。再过一天——最多两天——我就会把破案的准备工作的完成了；在那以前，你得象一个感情深厚的妈妈看守她的病孩子那样地，紧紧地看好你所保护的人。事实证明，你今天所做的是正确的，但我还是希望你以不离开他的身边为更好一些。听！”

一阵可怕的尖叫声——一阵连绵不断的恐惧与暴怒的喊叫声冲破了沼地上的寂静。那恐怖的喊声使我血管里的血液几乎都为之凝固了。

“唉呀，我的上帝！”我喘了起来，“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福尔摩斯猛然站了起来，我看到他那黑色的象运动员似的身体站在小房的门口，双肩下垂，头向前方探出，朝黑暗之中望去。

“嘘！”他轻声说道，“不要出声。”

由于情况急切，喊声很大，起初那喊声是由黑暗的平原上一个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。现在冲进我们耳鼓的声音，已显得

愈来愈近，愈来愈大，比以前更急迫了。

“是哪一边？”福尔摩斯低声问道。从他那样坚强的人激动的声音里，我知道他也是深受震惊了，“是哪一边，华生？”

“我想是那边吧。”我向黑暗之中指去。

“不，是那边。”

痛苦的喊声，响彻了寂静的夜，愈来愈大，也比以前更近得多了。混在一起有还有一种新的声音，是一种深沉的咕咕啾啾，既悦耳又可怕的声音，一起一落地，正象大海所发出永无休止的低吟。

“是猎狗！”福尔摩斯喊了起来，“来呀，华生！来呀。天哪！说不定咱们已经来不及了！”

他立即迅速地在沼地上跑了起来，我紧跟在他的后面。可是，突然间，就在我们的前面，由那片碎石参差、凹凸不平的地方发出了一声最后的绝望的惨叫，然后就是模糊而沉重的咕咚一声。我们站住倾听着，再没有别的声音打破无风之夜的死寂了。

我看到福尔摩斯象个神经错乱的人似的把手按在额上，一面跺着脚。

“他已经打败了咱们，华生。咱们来得太晚了。”

“不，不会，一定不会。”

“我真是个笨蛋，竟不采取行动，而你呢，华生，现在该明白放开你应保护的人不管的后果是什么了吧！天哪！如果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的话，那我们就非得向他报复不可了。”

我们在黑暗之中向前乱跑，不时的撞在乱石上，勉强的挤过金雀花丛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了小山，再顺着另一个斜坡冲了下去，一直朝着那可怕的声音传来的方向前进。每到高处，

福尔摩斯都焦急地向四周望一望，可是沼地里黑暗异常，在荒凉的地面上，没有一件东西在动。

“你看到什么东西没有？”

“什么也没有看到。”

“可是你听听那是什么声音？”

一阵低低的呻吟传进了我们的耳鼓，又是在我们左面！在那面有一条岩脊，尽头处是直上直下的崖壁，由那里向下，可以看到一片多石的山坡。在那高低不平的地面上，平摊着一堆黑咕咙咚的、形状不规则的物体。当我们跑近了它的时候，模糊的轮廓就变得清楚起来了。原来是个趴在地上的人，头可怕地在身体下面窝着，身体向里卷曲成一团，好象是要翻跟斗的样子。他的样子那样，使我当时都不能相信，刚才听到的声音是他灵魂脱壳时发出来的。我们弯身望着那个人一言不发，动也不动。福尔摩斯把他抓住提了起来，一面惊恐地大叫一声。他划燃了一根火柴，亮光照出了那死人紧搭在一起的手指，也照出了从他被打破的头颅骨里流出来的、慢慢扩大着的一滩可怕的血。火光还照清楚了另一件使我们痛心得几乎昏过去的事——正是亨利·巴斯克尔爵士的尸体！

我们俩谁也不可能忘记那身特别的，发红色的，用苏格兰呢制成的衣服——就是第一天早晨在贝克街看到他穿的那一套。我们只清清楚楚地看了一眼，那根火柴闪了闪就灭了，就象是希望离开了我们的灵魂一样。福尔摩斯呻吟着，在黑暗中也能看得出他的脸色发白。

“这个畜生！畜生！”我紧握着双拳，喊着，“福尔摩斯，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，我竟离开了他的身旁，以致使他遭到了厄运。”

“我比你的罪过还要重，华生。为了从各方面作好破案前的准备工作，我竟然把我们嘱托人的性命弃而不顾了。在我一生的事业之中，这是我所受到的最大的打击了。可是我怎么知道——我怎么会知道——他竟不顾我的一切警告，单身冒着生命的危险，跑到沼地里来呢？”

“咱们听到他的呼声——我的上帝啊，那阵叫唤呀！——可是竟救不了他！把他置之死地的那只猎狗在哪里呢？现在它可能正在乱石之间转来转去呢。还有斯台普吞呢，他在哪里呢？他一定得对这件事负责。”

“他当然要负责了。我保证要让他负责的。伯侄两人都已被杀死了——一个是看到了那只他认为是妖魔的畜生就被吓死了；另一个虽曾飞奔逃避也未能免于死亡。现在咱们得设法证明这人畜之间的关系了。如果不是咱们听到了那声音的话，甚至咱们都不会相信那畜生的存在，因为亨利爵士显然是摔跤跌死的。可是，老天在上，不管他多么狡猾，过不了明天，我就要抓住这家伙！”

我们痛心地点站在这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两侧，我们长期的奔波劳碌，竟落得这样一个可怜的结果，这个突然而不可挽回的灾难，使我们心里感到异常沉重。后来，月亮升起之后，我们爬上了我们可怜的朋友摔倒的那块山岩的最高处，并由绝顶处向黑暗的沼地逼视。黑暗中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辉，几里开外的远处，在朝着格林盆的那个方向，有一点单独的黄色火光在闪亮着，只可能是来自斯台普吞家的那所孤独的房子。我一面向前看着，一面对它狂怒地挥舞着拳头，并狠狠地咒骂了一句。

“咱们为什么不马上抓住他呢？”

“咱们破案的条件还没有成熟，那家伙细心狡猾到了极点；

问题不在于我们已经掌握了多少情况，而在于我们能证明些什么。只要我们走错一步，那恶棍说不定就要从咱们的手里溜走了。”

“那么，咱们怎么办呢？”

“明天咱们有的是该做的事，今天晚上也就只能给可怜的朋友办办后事了。”

我们俩一同下了陡坡，向尸体走去，在反射着银光的石头上，那黑色的身体能看得很清楚；四肢扭曲的那种痛苦的样子使我感到心酸，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。

“咱们非得找人来帮忙不可了，福尔摩斯！咱们无法把他一直抬到庄园去……”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听见他大叫了一声，在尸体旁边弯下了身。我见状不禁喊道，“天哪，你疯了吗！”福尔摩斯跳起舞来了，大笑着抓住我的手乱摇。难道这就是我那严肃而善于自持的朋友吗？这可真是闷住的火烧出来了啊！

“胡子！胡子！这人有胡子！”

“有胡子？”

“这不是准男爵——这是——啊，这是我的邻居，那个逃犯！”

我赶快把死尸翻了过来，那撮滴答着血的胡须向着冰冷而清彻的月亮翘着。一看他那突出的前额和野兽般的深陷的眼睛就不会弄错，确实就是那天在烛光照耀之中从石头后面闪露在我眼前的那张面孔——逃犯塞尔丹的面孔。

我马上就都明白了，我记起了准男爵曾经告诉过我，他曾把他的旧衣服送给了白瑞摩。白瑞摩把这些衣服转送了出去，好帮助塞尔丹逃跑，靴子、衬衣、帽子——全都是亨利爵士的。这出悲剧演得够惨的，可是根据国家的法律，这个人至少是死得

不冤的。我把事情的来由告诉了福尔摩斯，我对上帝的感激和我内心的快乐使我满腔热血都为之沸腾起来了。

“那么说，这身衣服就是那恶棍致死的原因了，”他说道，“问题很清楚，那只猎狗是先闻了亨利爵士穿用的东西之后，才被放出来进行追踪的——最可能的就是那只在旅馆里被偷去的高筒皮鞋——因此这个人才被穷追不舍，直至摔死为止。可是有一点非常奇怪：塞尔丹在黑暗之中怎么会知道那狗跟在他身后的呢？”

“他听到的吧。”

“只是在沼地里听到一只猎狗的声音，决不会使象这个逃犯那样残酷的人恐怖到这样的地步，甚至冒着再度被捕的危险狂呼求救。根据他的喊声判断，在他知道了那狗在追他以后，他一定拚命地跑了很长一段路。他是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“这有一件我尤其感到神秘的事，假设咱们的推断完全正确的话，那么这只狗为什么……”

“我什么也不想推测。”

“啊，那么为什么这只狗单单今晚被放出来呢？我想那只狗并不是永远放在沼地里随便跑的。除非有根据认为亨利爵士会到那里去，否则斯台普吞是不会把它放出去的。”

“在两种难题当中，我的困难是更加麻烦的一个，我认为，你这个疑问很快就可以得到解答了，可是我那问题可能永远是个谜。眼前的问题是：这个可怜的坏蛋的尸体，咱们怎么办呢？咱们总不能把他放在这里喂狐狸和乌鸦啊！”

“我建议在咱们与警察取得联系之前，先把他放进一间小屋去。”

“对，我相信你和我可以抬得动他。啊，华生，这是怎么回

事？正是他，真是大胆得出奇！你可不要说出一句显出怀疑的话来，一句也不要说，不然的话，我的全部计划就都要完蛋了。”

在沼地上，有一个人正向着我们走来，我看见有一点隐约的雪茄烟火。月光照在他的身上，我能看得出来那位生物学家的短小精悍的身材和那轻快得意的脚步。他一看见我们便停住了，然后又向前走了过来。

“啊，华生医生，不会是您吧，是吗？我再也想不到在这样的夜深时分会在沼地里看到您。噢，我的天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有人受伤了吗？不——不要告诉我说这就是咱们的朋友亨利爵士！”他慌忙地由我们的身旁走过去，在那死人的身旁弯下身去。我听到他猛然地倒吸了一口气，手指夹着的雪茄也掉了下来。

“谁，这是谁呀？”他口吃地说。

“是塞尔丹，由王子镇逃跑的那个人。”

斯台普吞转向我们，面色苍白，可是他以极大的努力克制住了惊慌和失望的表情。他两眼死盯着福尔摩斯和我。

“天哪！这是多么惊人的事啊！他是怎么摔死的？”

“看样子他好象是在这些岩石上摔断了脖子。当我们听到喊声的时候，我和我的朋友正在沼地里散步。”

“我也听到了喊声，因此我才跑了出来，我很替亨利爵士担心。”

“为什么单单替亨利爵士担心呢？”我忍不住地问了一句。

“因为我已经约他来了，可是他并没有来，我吃了一惊，因此当我听到沼里的喊声的时候，我当然要为他的安全而大感惊慌了。”他的眼光再度从我的脸上忽地转向福尔摩斯，“除了那喊声之外，您还听到了什么声音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福尔摩斯说，“您呢？”

“也没有。”

“那么，您这样问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啊，您总知道农民们所说的关于那只鬼怪似的狗和其他等等的故事吧，据说夜间在沼里能够听得见。当时我正在想，今晚是否可能听得到这样的声音呢。”

“我们没有听到这一类的声音。”我说道。

“可是你们以为这个可怜的家伙是怎么死的呢？”

“我可以肯定，焦虑心情和长期露宿在外的生活已经把他逼得发疯了。他一定曾经疯狂地在沼里奔跑，而最终则在这里跌了一跤，把脖子摔断了。”

“看来倒是个合理的说法，”斯台普吞说道，他还叹了一口气。依我看，这是表示他已放了心，“您认为怎么样，歇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？”

我的朋友欠身还了礼。

“您认人认得真快。”他说道。

“自从华生医生到来之后，这里的人就知道您也会来的，您倒赶上了看一出悲剧。”

“是的，确是如此，我确信我的朋友的解释是能够概括全部事实的。我明天就要带着一桩不快的回忆回到伦敦去了。”

“喔，您明天就回去吗？”

“我是这样打算的。”

“我希望您的这次来访，多少能把这些我们所大惑不解的事情搞出一些眉目来。”

福尔摩斯耸了耸肩。

“人并非总能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得到成功的。负责调查工作的人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传说和谣言。这件案子办得并不使